

然犀錄

中冊



商務印書館印行

然犀錄目次

卷上

景母顯魂

賈相國夫人遇鬼

俞子襄學使爲河南城隍神

狐女着高底鞋

陰間以冬爲夏

夢中看榜奇驗

夢琵琶案

僵屍喫雞卵

鬼役現形

鬼燈有夜明珠三字

飛天夜叉

空屋幻象

受鬼批頰成掌形

劍靈自走

回煞現形

古桑爲大犬

孫文恪奇夢

(附鄭文端夢)

女鬼讀杜詩

四川東鄉案

官文恭爲直隸城隍神

狐女黷理學被投入江

陝州土穴怪

涇縣署妖

鬼現形求葬

鈕荔生再生

鬼迷車入河

魘鬼

趙果齋說鬼三事

主夜神二則

鬼冒城隍差役索詐

僵屍噉死人木佛大笑

人面蜘蛛

狐學桐城派古文

王建侯見文昌神

冤鬼驅客避禍

王元死後開餅肆

小鬼捧火盜於頂

生魂以炤口爲戲劇

鬼救兒

凶宅

冤鬼索命城隍隔省提人對質

乳爲青頭孃子

缺唇鬼索酒

黃學士見鬼

大老妖

屍哭

鬼球

太歲

卷中

肅順伏誅後降乩

端華顯靈

乩仙

湖州史案因果

鬼藏袴

葉縣店中女鬼

鬼索債操山西語

清河冤鬼

忠魂戲嬰

烟鬼以膿血作膏強人吸

烟鬼無下頰

夢遊

樊少溶夢遊

河南撫署瑣記二則

碧雞神

狐女贈香囊

曾文正公前身爲神蟒

彭剛直公降妖

王中丞

淫魔幻象

扁鵲治癰

病瘡二則

狐餽饅首重二十斤

雷擊二則

雷公

紙灰鬼

屍被剝眼自言有難

李孝廉兩遇鬼

書房鬼笑

鬼作葉子戲

大鬼

狙

外國異事三則

老吊爺

縊鬼

疫鬼鐘

倉神

鷹嘴村土妖

鬼赴馘口現形

神救人不貴人

土神畏通判

王建侯妾

濟南學署狐

朱昇遇鬼

冬張店鬼

鬼索茶

鬼看新婦

棺中人語

走屍爲電氣所成

生人受祭

芻靈夜語

銀化小兒重六百七十二兩

尙方伯目能視鬼

陰間當差亦須奏調

湯文端公丙舍鬼

姚家花園怪

靈公神異

唐令顯魂

黑眚

虎倂

蝦蟆含冰

鬼饅頭

蜈蚣

烟魘

王坦

肉芝

爲鬼批頰

開封府城隍報事靈童爲鄒四爺

黃鶴樓爲歸德火神所燒

風吹飯甑

鬼以人氣爲滋養品

鬼然紙撚爲戲

王家營店中鬼

鬼役

鬼鋸桅

鬼冒葛長生

鬼鳴冤頃刻破案

回煞二則

鬼召妓

狎妓遇鬼

鬼妓侑酒

我是鬼

鬼戲

鬼妒

卷下

太常仙蝶

耶律德光鬼吟詩

遼時古墓

高麗鬼

鬼詩

鬼謠

兔妖

驟怪

生魂

生魂二則

百丈山魑

鬼爭坐位

許家貨

蛇報冤

鬼兄妹

柳樹精

木生手掌

夜叉

陳冠生殿撰顯魂

李子錚太史遇鬼

吳生奇遇

紫霞真人

趙顛子

嚼瓷道人

劍俠

勞山碧毛人爲荷堅小將

祁子壽遇青主先生

離魂

兩頭蛇

蝎虎怪

大面

髮蠱

借屍還魂

鬼刀

夢易名中式

鬼媼攪兒

極樂洞

楊國春遇亡姨

鬼破妖術

銅鼓爲妖

靈鬼

大頭鬼

異夢記

陰差扇火

水府

甯遠州署木魅

鬼畏正氣歌

老嫗顯魂

催眠術

障眼法

裘文達公爲燕子磯水神

叢祠人首

唐聽泉人冥

海夜叉

鼯鼠

尹侍御大街追鬼

毛給事小廟趕神

菜市口三則

王覺一二則

王竺僧再生

竹生花

顏良首級

劉太史奇夢

然犀錄卷中

肅順伏誅後降乩

同治初，表兄樊少蓉扶鸞於京師。乩忽奮迅大書曰：剛在市口吃一刀大駭。急毀其乩。是日肅順伏法。無別囚也。

端華顯靈

端華賜自盡死數年矣。其守墓者於薄暮時見端冠窩兔冠披袿袍盤膝坐墓前石臺上。大駭返走。端招手呼之曰：汝我家世僕也。尙畏我乎。傳語諸郎。我已赦罪。仍在先皇御前當差。無苦也。有一事未了。故來。卽於懷中出紙一束授之曰：可囑若輩依我語好爲之。勿謂我不常來。便高閣不辨也。語畢歛然滅跡。其紙似紅牋。已暗敝。墨跡甚淡。細審始可辨識。讀畢字亦滅矣。其子初疑守墓者妄言。後見其書與其生前手書無異。所囑之事亦非守墓者所知。始深信。

之。常舉以告人。特不肯言所囑者何事耳。

乩仙

大梁撫署西偏。有隙地數畝。稍有花石。顏之曰偶園。先兄彥奇葺曲室三楹。集幕中諸子。設乩召仙於其中。其常至者。本署大仙老狐也。自稱爲焦初秉。得道於北宋。不言休咎。不爲詩歌。惟勸人爲善。其言往復諄切。响响如老嫗。同人皆厭苦之。一爲陳鍊伯大仙。明季殉難。歿爲巡河使者。喜爲詩詞。多慷慨激烈之音。時幕中諸子爲邵玉樵太守。樊少溶刺史。朱用之別駕。宓愛棠王蔗鄉鄒心農康麥生四大令。鈕荔生貳尹。孔鳳五孝廉。或至或否。不必全集也。一日。甫降乩。卽大書一詩曰。召伯甘棠。彥侯擁盾。才彈琴令尹。至載酒謫仙來。斫地悲歌壯。談天口角。詼君魚脂不染翁子志。休頽樂府康郎咏。吳觚鈕氏裁。愧余無傑思。俚語只堪哈。一人用一事。諸子亦恰於是夕俱在座。可謂奇矣。鈕氏無別典。惟鈕玉樵有觚觿一書。然書出於國初。仙竟見之。倘亦如紀文達所記蘇小

能爲七律之說乎。衆訝翁子志休頽句非吉語。未幾用之竟以心疾卒。一日。乩作楷書。體勢秀媚。自稱小霞嶺使者。女仙也。詩如其書。問有幽怨語。不能盡明。作下壇詩已。忽書曰。蘭貞屬相傳語。衆瞠不解。蘭貞爲何許人。荔生變色。蓋其亡夫人王氏小字也。乩續書曰。昨相見。屬語公子。如續鸞膠。卽吳勝角車中所見可矣。鈕憶前數日果於吳勝角遇一女甚美。初未以語人也。因乩言訪之。乃大興陳太守次女。年十九。未字。遂託人爲媒。一說而就。亦異事也。每召仙必於夜靜時。一日甫下春。蕉鄉偶至是園。見乩盤未撤。戲以手扶之。竟旋轉成七絕一首。末云。可畏檐前一雀來。注云。雀者。爵也。蕉鄉不解所謂。乩又書曰。謹防火災。蕉鄉大懼。以爲其寓火也。未幾先大夫簽押房一僕夜出。掀簾拂燈。煤落畫軸上。火遂上延。呼救不及。燒所藏書畫都盡。公牘獨無恙。燈煤所爇。則改七齋所作晉爵圖也。恰挂後簷云。此亦陳鍊伯大仙所預告。其詩詞曾鈔一帙。藏先兄處。今不知尙存否。

湖州史案因果

國初湖州有富人莊廷鑑者。老而髡。聞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之說。以重賞購得其鄉明故相朱氏明史稿一部。延四方績學之士。開館於家。補完刊刻。冒爲己作。當時名士如顧亭林查伊璜輩。多鄙其爲人。且以其書語多狂悖。不應其聘。莊猶列其名於纂脩之列。以爲重。前歸安令某向莊借貸不遂。乃上其書於朝。致興大獄。時廷鑑已死。詔戮其屍。子孫髡。毆皆斬。名士多被累者。顧查力辨得釋。此事屢見記載矣。吾友吳紫珊大令云。廷鑑父業操舟。有某官宦成歸里。攜眷乘其舟。行裝外有油簍數十事。謂其鄉油值甚昂。載此可博重息也。一日。莊下艙貯貨。觸一簍破。油出而簍不爲輕。異而探之。則有黃金巨錠在焉。又啓一簍。亦如之。莊卽泊舟僻處。殺其全家。拋屍於江。而盡取其金。遂成巨富。其弟廷鉞生時。未命名。其父夢一神人謂之曰。曷不以廷鉞名之。其父喜。謂神人命名。子必大貴。至是始悟其應受朝廷斧鉞之誅也。此事初無知者。莊誅後。其老僕

乃稍稍泄之云。

鬼藏袴

閩督署上房西偏一院。有室五楹。向無人居。院中假山。數峰映帶。林木頗有畫意。予喜其幽潔。乃冀除居之。儘西一室。暗不見日。乃扃而加鍵。以書架蔽之。設長案於前。背之而坐。案南抵窗下。北至榻前。中間止容人過。甲戌七月十四日夜。熱甚。予獨宿其中。頗覺涼爽。時將四鼓。甫登榻。恍覺門啟。架移。一人自內室奔出。涼風肅然。掠榻前。衝外戶而去。榻旁几上置蚊香艾火。風過。處爲之驟明。心訝之。以爲目熒也。次日復然。第三日。於登榻時。特注目不少瞬。甫覺案移。急探半身阻其去路。其人甫出。卽僵立案前不動。雖燈火已滅。而窗上月色甚明。正見一人向窗側立。不見面目。頂上似有椎髻。餘髮倒披於下。衣灰色。兩肩甚削。似以一木支撐而立者。狀甚可怖。予探身久。倦甚。甫一轉側。再視之。無覩矣。予向着一繭絲袴而眠。晨起失之。遍覓不得。已而於牀架上得之。摺疊完好。蓋

警予使去也。予卽移居他室。竟不知是何怪也。

葉縣店中女鬼

河南候補知縣有馮老海者。忘其名。年六十餘矣。赴葉縣出差。縣前一店。便往投止。時甫加中。內室暗不見日。卽宿外榻。僕方解裝。老海卽內室門外椅上坐而吸烟。神倦欲眠。甫一交睫。恍覺一婦自內室奔出。蓬髮麻面。脂粉狼藉。着綠襖紅袴。斗向其身上一撲。便覺已與交合。精如湧泉。急睜目。婦齏入室去。心疑是夢。未以爲異。方欲上牀。婦又一撲而遺。乃大驚呼僕。卽夕移居。後知此店爲胥役所開。前數日有犯奸婦自縊於內室云。

鬼索債操山西語

金陵副都統某僕夜如廁。欲還。見一藍袍人當門阻。以爲同伴戲之也。揮之使去。其人曰。某非人。乃鬼也。某大驚欲號。鬼以手扼其吭。曰。負我見大人。便無汝事。否則扼殺汝。某懼而負之。殊不覺重。都統方與其妾坐談。見某大詫。方欲呵

問。某忽作山西人聲。口曰。爾非咱無以有今日。一旦富貴。竟不認識咱了。可憐咱千里遠來。不與一見。還要驅逐咱出境。致氣死店中。不與棺殮。也還罷了。怎麼一串黃錢。也不與咱燒燒。一杯燒酒。也不與咱喝喝。我要到陰司告你。償我命來。都統心知某爲冤魂所附。便喝令家僮用馬鞭擊之。某大叫曰。打得好。打得好。咱猶念交情。不來告你。你今不追悔。還如此仗勢打人。咱便去告你。明日再見。其妾知其事。在旁苦勸。並爲焚楮幣跪求恕免。某曰。姨太太是好人。若大人如此看待。咱便沒的說。現在咱也顧不得許多了。要打官司。要打官司。言畢。倒地氣絕。久之始甦。云負鬼時。實欲負之出外。不覺竟至上房。其後事曹然不知。惟痛楚難禁耳。明日下哺。都統令親兵執槍環之。並使人繫某於室。禁不得出。至二鼓。其乳嫗忽倒地。口吐白沫。跪其妾前。曰。謝姨太太費心。可惜未寫我名。錢都被南蠻子搶去了。土地也拿去不少。咱無憑據。不能爭執。好在我狀已告准。不需費用。即刻要過堂了。都統方喝打未絕。忽謂其妾曰。差役果來。取我